

藝文

序

明吳國倫贈楊使君序

楊君蓋楚人云學于燕南弱冠起家成進士推擇為

雷都大司馬郎其在雷都也論守秩脩故事與諸曹郎蒸蒸異也大者萬卒窮致至甘心少司徒氏三山震撼卿相以下皆自度計出矣楊君慷慨躍馬出提白毛扇示之曰吾活汝汝其左袒郎萬卒人人響應無不左袒楊君者夫當是時撫劍無所用威緩頰無所用辯楊君一躍馬而大難遂解談者至于今髮上指冠豈非以其神氣足以彈壓之耶已朝廷錄定難功遷楊君為建州太守守建州蓋三年年纔三十比予入佐建州儼然視楊君長吏也乃楊君則不自謂長吏也予退而竊嘆曰如予者豈足為楊君執鞭哉夫海內薦紳先生聞楊君定雷都之難以為其人必長老多所歷世故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二

肇

盤錯為能不動聲色而使反側子自安豈知楊君今猶白面黑髮逡巡曳金紫若章縫耶已予從旁觀楊君所為治郡事又率用長厚之道法不貶而民親令不苛而事核屬八閩苦兵建州居其上游羽檄交馳使車擊軫而至所徵諸路將士日不下數萬道建州而東也楊君顧數從孟酒談笑間授有司者以籌其供億曰計如是如是是足矣又人命之徒嘯聚山澤為變鄉邑諸父老扶携趨楊君請兵戢之楊君則又從孟酒談笑間喻諸少老曰若第歸無慮吾已為若滅此屬矣已將士德色市人莫知有兵也命之徒就擒而父老無恙茲信乎昔人所稱折衝樽俎者非其神氣足以彈壓之何哉予既心知楊君學不假年而足氣不加助而完才無所資於閱歷而用之不竭乃獨不能究其微也稍復私叩之曰大夫倉卒定難於彼從容解紛於此有道乎楊君笑而荅曰偶然耳嗟乎嗟乎如予者豈足為楊君執鞭哉予與楊君居未一月以有紹武之命別楊君即紹武僻且少警易治於建州數倍至欲以楊君之治治之神氣固有所不建矣方日夜思得繼見楊君以論治遂書此遺之

樂府五七言詩體諸志

狀序記尺牘凡十有七卷名之曰大隱山人

使使者以書抵不佞請為之序其言曰軒冕塵

耳操觚之客多推貴鄙人不以學士見稱鄙人

心竊耻之惟足下高明可以此相告不佞讀其書

已讀其藁而憮然有感於古今人事之變也古聖

賢帝王盛德大功必百世祀由黃帝至舜禹同姓

一國號以章明德其法天子賜姓諸侯命族姓

而族相屬蓋周千百八國諸侯與公子公孫

皆喬曰鸞熊為文王師諸子實自此始至繹而封

至通而強其子孫以邑以官以字以氏為氏若闕

若遠若屬若昭若景若詹若伍若蔣若申若莊若

左史二尹連尹沈尹箴尹芊尹之屬皆聖賢帝王

之後其人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

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

禮能語播筆泉湧動語彛紛故道德政事文學言

不者錫姓法廢譜牒散亾而聖賢帝王之後與庶

八無別士以四科名自號崛起邁種而不知其世

余所自封建法廢而分茅胙土者類使吏代其治

食利不稅豢養而無所事事人視之若芻龍土梗

親尊而心輕之周之宗盟同姓為長司馬遷表漢

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二 二

興以來諸侯同姓異姓相錯而不以劉氏先表建

元以來王子侯而次以高祖功臣及惠景建元以

來諸侯也若曰親不敵功也楚趙荆燕齊五世家

而次於外戚若曰是猶外戚之恩澤侯也梁王五

世王世家而次於絳侯若曰是不若絳侯之有

功也其事與文寂寥不甚稱其手筆所最慷慨

記而彝世家為傳自是以後寒峻卑微儒林文

苑輒踞乎傳圭襲組之上而南面稱孤者如淮南

苑苑依倚賓客以就其聲價如陳思表求自試甚

者如隋越願不復生帝王家古今人事之變其多

寡輕重相返一至此哉昇甫列爵為王高皇帝之

雲孫今天子之叔父而荆王之孫也於天下不賤

矣耻夫以國屬推貴而欲與學士同類而其稱則

世祿之末勢極而不迓俗漸摩之使然也晉范宣

子述其祖係姓受氏世不絕祀以為不朽而叔孫

立其是之謂乎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其甫佩
陶族自成體勢不其他人生活可方何遂排洩
金往往見寶可方陸機在有意無意之間可方商
數其可以立於後而不朽矣不佞將舉龍門蘭臺
例特為三閣大夫作傳而不附於楚世家傳楚元
王而所重實在中壘校尉使後人稱明德茂盛維
楚有才與古公卿大夫比肩不以世祿借資而以
立言取重其無乃自矜奮乎雖然其甫弁髦王爵
而竊比於東方曼倩避世金馬之義此未易言也
大隱隱朝市豈惟諸王侯天子亦有之仲尼言堯
舜有天下而不與溪於隱者也其甫所為隱抑有
出於於是藁之外者乎介之推身既隱矣焉用文之
楊子雲薄雕蟲小技駐夫不為梁武帝謂曹景宗
技能甚多人才莫拔何必正在一詩其說各有當
不佞不善隱而又不能於文無可為其甫元晏是
亦其所以比於他

蕭良有贈宋栢亭節推擢廷評序

夫國家之官人也廟堂之見與閭閻之論相符節
焉而後稱善哉雖然亦有不必盡合而深惟之始

卷之第六十三 藝文 三

得其故者則其為慮益深而所為官人者益善也
莆田栢亭宋侯司理吾漢陽者四年矣而實俸僅
居其半閭閻之說曰侯而節臺諫也如其俸何也
侯而不臺諫也如其質行何也必也少需乎居
何命下而侯擢大理評事蓋薦紳中之疑者十而
六閭閻人之不憚者十而九而侯之寮長太守解
州王侯別駕馬平葉侯雅與侯善則問諸史蕭子
曰夫宋君胡僅僅是擢也不佞唯唯蓋深惟之而
始得其故焉斯國家所以為善官人者哉天子履
洪業十一年於茲縣官克給不為不登諸理乃達
識之士恒若有隱憂焉者何以故意者操切過勝
而長厚之風渺也他無論論所為讞獄往歲北地
王某株連十七人廷尉氏比之法一日而盡之未
踰年廉得實賊狀則所盡十七人者皆贗矣說者
曰此細故也嗟嗟孝婦寬三年旱矣賤臣怨六月
霜矣一日而枉十七人胡以稱細故也甚矣廷尉
氏之罪之弗可追也頃者天子好生念在宥天下
則無如重廷尉之屬念重廷尉之屬則無如擇人
焉而官之寧寬毋刻寧疏毋察寧失不經毋殺不
辜此必有惻怛周慎之士乃克勝任焉然則合宋

人之待以全活者不知凡幾十也其從臺使
來衡岳荆襄也而折衡岳荆襄獄也諸郡人
待以全活者不知凡幾百也所謂惻怛周顧者也
斯足以稱天子好生意矣廷評之擢舍宋侯奚之
焉侯茲往也易其官毋務易其理所折愈廣則所
全活愈衆益足以稱天子好生意矣且天子而破
拘孿之見官一人焉其人而誠足當意指擢且不
次一擢而臬再擢而中執法三擢而大司寇以衡
臺諫安在其為淹疾崇抑哉我故謂廟堂之見不
必盡與閣閣合而乃所以為善官人者也王侯曰
然越旬日宋侯且戒行王侯復謂不佞曰子為我
以言贈諸不佞謝不敏侯又曰不有昔日之語在
乎於是次其語贈宋侯且以釋閣閣人不憚之意
而并告諸薦紳中之為司理者曰宋侯茲擢蓋明
主意哉其庶幾有聞侯之風而興者薄操切右長
厚以仰副天子好生至意
而天下何日不登諸理也
郝敬山草堂自序 余四
十離
經問於吾師李本寧先生曰先生文章濟世如齊
紈魯縞冠帶衣履天下干謁填門求取無虛日無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二

四

華

乃甚屑越乎弱冠登朝讀中秘書典國史敷歷中
外五十餘年日擊五朝人物臧否時政得失中外
興廢多矣何不釐以為史藏諸名山傳諸其人使
弟子其席研竊附青雲章其我里在昔先民有作
今將百年已取而續之亦鄉國之榮觀也何為以
高世之才耗斲于鞶帨如建安七子開元四傑豈
曰不文而欲以垂典則昭未許則日昃之華矣文
章可久惟經與史史自宋以還無足觀經至宋稱
明于今稱盛雖盛而實衰也守師承束功合鄧書
燕說終無敢質言鹿之非馬今盍恢大方之觀作
斯文盟主小子狂簡願負羈先驅先生曰諾吾將
圖之居無何起家蜀藩轉入粵又入晉前後十五
載先生老矣尼父未言刪定而兩陋巷生已白頭下
帷註九經粗就手一編晉謁先生莞爾喜曰牛刀
屠牛饒笑殺鷄矣既而撫然曰家人失火延及藏
書所撰先朝實錄一舉煨燼余聞而扼腕昔郭景
純門人竊其師青囊書未及讀遭焚孔履漢劍藏
之武庫祝融見妬如弟子社櫟不剪井泥不食玉
碎瓦全豈非天哉是故易有天文有人文才與天
時也作述人也有其才隨時居業才短時遠

所不能而遷就所能余少賤學詩先生曰是物窮人且循功令身名俱泰然後及此余退而學子業三年多至五千首博一早第更期三年不仕學爲十秋業行次郎郵遭先生北轅邀余口返耳親老家貧不仕而迂語千秋見卯而求夜時太早計遂逐解巾爲令遷諫官課浮躁外謫先生亦久滯外藩而余官落拓漸與鈴下伍遂拂衣歸歸而往蹇途窮章甫適越越人不冠素衣入齊齊人貴紫規爲騷乎卿三閭先矣宋賈再矣繼此而再亦今亦此陳紅質也濫耳規爲賦乎長卿先矣子雲乞舊火也益以孟堅平子太冲猶四轍也而又益余乎嘗謂今人詞賦如荒鷄亂鳴送逋客函關而誤聽者夜半起舞如羣蛙閣閣薰以壯鞠而窮愁者譚爲鼓吹乃至贈送遊覽之詠題跋記讚之章祝生誅死之文稱功揚勳之作或借問奇以乞墦徒餽餒而染指或遊大人以倖名託逢迎而說項遂使彘彘狡豎矜爲我輩斷斷成人日爲夫已乃有龍門高標挾資斧樹聲價自驕牛耳而逐臭之夫與賣朴之賈相遭揖我謂臧巧佞夸毗而辭林爲鮑肆矣昔相如長門善賈市利三倍效顰者益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廿二

五

醜作傳而求米數字而輪縑辜較多寡歟金二價估客死而蔡中郎爲之墓誌墨吏遷而李北海爲之去思斯文掃地奎壁無光譬之提千金之璧而投鼠揆明月之珠而彈雀學秦龍之術而屠狗拾金僕之矢而射鷄彼北海爲此由其父子受業蕭統負敗鉛繫唐史傳其實杜甫歌其穢所稱龍宮塔廟俎豆碑版之作今已無一字堪傳然則聖人所謂修詞立誠太上死而不朽者諒自有在矣余少馳志揆藻而材謝卿雲晚程六籍知非自訟掃軌柱門今二十有二年矣大道無聞來日苦短思與子墨客卿一觴一詠鬪雕蟲之巧望筆耕之歲請俟河之清矣年來含經味道管見塗說抄畧舊聞都爲二十有八種雖云荒蕪然皆經史之餘緒也十年猶臭吾何欲速朽時先生在太常朝議將以國史取裁是使大匠斲也然而丘明子長謀野乃獲世非無董狐而以金注殢鳳凰將九子何由翔千仞假使孔子當仕亦未必能成春秋以是爲先生躊躇因以自嘲司馬遷云顏淵雖賢得孔子而名益彰左思賦二都必藉重於元晏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吾師之弟子何必減元晏直以繩批根

自述其源 歸有光五嶽山人前集序 余與玉叔

流如此 文益奇余固鄙野不能得古人萬分之一然不喜

為今世之文性獨好史記勉而為文不史記若也

玉叔好史記其文即史記若也信夫人之才力有

不可強者夫西子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亦

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

貧人見之挈妻子去之而走余固里之醜人耳若

有如西子者而為西子之曠顧不益美也耶故曰

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夫知史記之所以為

史記則能史記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

緝緝甚矣文之難言也每與王叔抵掌而談相視

而笑今見其炳炳爾洋洋爾纒纒爾別之三年而

其文之富如此能史記若也荆楚自昔多文人左

氏之傳荀卿之論屈子之騷莊周之篇皆楚人也

試讀之未有不史記若也玉叔生于楚其才豈異

于古耶先是以其稿畱余者逾月似以余為知者

而命之題其後昔韓退之才兼眾體故叙樊紹述

則如樊紹述叙柳子厚則如柳子厚余不能如玉

叔也况史記耶夫苟能如玉叔則亦里之捧心者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廿二 六

也 雷思霈公安縣志序 今大地皆志也而世所傳

州編年近迂武功敘事近簡雍青河山百二十一

足以作其氣而壯其為文旁引藤出不能成一家

言由是觀之大地不必皆志也楚志助自禹貢山

海經惟言山川田土貢賦物產以至詭異神妖今

人所畧古人所詳檣杌楚書始綜人理離騷九辨

始侈聲歌而漢魏以來輿地圖經往往不乏厥後

袁崧有宜都郡記盛弘之有荊州記庾仲雍有江

記宗慄有荆楚歲時記羅含 有湘中記習鑿齒有

襄陽耆舊傳郭仲產有襄陽記鮑堅有南雍記鄒

闕甫有楚國先賢傳余知古有洛宮遺事范致明

吾言頗古習也氣味而四海彌天風期後邁收足
相當襄陽首級人物中及山川公安僅僅江湖
片白黃山一點青而已無隆中峴首鹿門楚望洞
壑林泉之勝以角其胷中之磊塊無司馬諸葛崔
塗羊杜皮孟之流以寫其神韻表其文采而垂後
世雖然陵谷遷變世界客移方言之而券皆具妙語
稗官小說皆成至文而况以一代才作一邑志并
廬不改文獻足徵何少卑視時賢仰資異代也傳
聞中郎為子瞻後身嗟乎子瞻不敢作三國史而
中郎能為一國志豈隔世精靈乃更增益耶隨州
武功始置之矣今公安所患苦腐城而齧隄者莫
如江水請以水道問中郎中郎起家尚書禹貢導
江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今江不入澧而入
荆江自夔門而下荆門勢浩瀚不可遏江之入澧
也禹導之也江之入荆也不知何時江自導之也
書曰雲土夢作乂周官職方其澤藪曰雲夢曰上
與數其義自見昔以長江入九江故殺而漫今以
九江入長江故扼而溢勢使然也業已不能復故
道獨不可解咨儒疑經之大惑耶又請以水利問
令君令君生長澤國習水形情公安據油口上下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二

七

七

數百里間凡十多口用洩江怒使四出耳今數百
里皆隄矣水土激而盪風雨乘之上盪而下漏而
決裂之勢成矣今口定不可鑿隄定不可去不曰
善防者水滯之乎是或一道也油出水出武陵白石
山與澆水會而孱陵城背油何澤其油水流公安
西又北乃入江是古城皆土江遠甚今割江脣而
與之爭安能當陽侯之波細不可稍徙而築之高
阜乎令君公忠廉平嫻于文辭通于經術而以自
捍隄隄不為動以沙開渠渠不為厲是必能辨此
矣中郎絕慎許可國朝賢牧列傳不數人而津津
乎賢令君也其人可知

巴東張令君考最序

巴東古丹陽夏

知已此志所由作也
孟涂聽訟之所而周熊繹始封之國也禹貢所載
荆及衡陽為荊州田賦物產不言治道啓臣孟涂
僅見於此則楚之吏治自巴東始幅員五千餘里
火止陸終不載封邑彈丸黑子地以文王時寔始
有國雄視中原則楚之疆域自巴東始山從夔門
而巫峽參差十二離離蔚蔚雲霞氣表素朝清霽
峇峇現峯巒必就長霄始辨優劣上接岷峨下開
霍水從灑預而荆門雷濟雲曳巖怒鼓勝波濤

入一日千里爲九江爲洞庭爲彭蠡學沮漳而
漢宗海則楚之山川亦自巴東始十五國風無
詩厥後有離騷文藻嫵節與日月爭光秭歸故巴
子國則楚之文章氣節又未嘗不自巴東始况怪
石頽波危巖傾岳若有神氣性情以寫其雄渾奇
鬱之態者拾遺之東西灤也膏露凌霜虬鱗鐵幹
引霹靂而化石者萊國栢也煙鬟星珮猿嘯鵲啼
趨萬壑而赴之者明妃村也石上叢生大可合抱
火芽雷莢烹清泉而兩腋風生者桑苧翁茗也蟻
風土文物僅足當周室之未成子而要以高山巨
川名流勝蹟亦可絕遠韻而動其登高作賦之思
惟有神明之宰臨長茲土觀其謠俗歷其險彛長
於諷論達於事變其心淡然無所嗜其志囂然有
以自樂淡然無所嗜故不以窮鄉巖邑自鄙小囂
然有以自樂故山川之壯麗與胷中之壘塊相遭
互角神往境來若肖其意之所必至筆之所欲吐
而鼓舞於前其詩愈工而其事愈辨則今張令君
其人余在京師於友人曾退如所得見令君詩高
華爾雅比治丹陽三載有成化行南國可歌可詠
移風易俗絕無俗吏之習政平訟理吏畏民懷上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二

八

鞏

之人類能知之百姓類能頌之荆之縉紳先生類
能言之而余獨詳所以訓士者余與巴人士善巴
人士咸來言令君之訓慮多士之不若不迥則爲
之日月省試上下其較菀而給之筆札焚膏若曰
爾毋自竄也慮多士之溺於所聞而不自參大則
弘之以古道博之以多方若曰爾之國不有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者乎爾之鄉不有能爲九歌九
章者乎爾之里不有細巴歛而歌白雪者乎俊士
不必鄒魯推士不必燕趙今之吳越甌脫爲文士
藪古之荒服也爾毋自狹也又慮多士之泥於風
氣而無聳壑昂霄之志則設神道以教之用形家
言創文昌閣若曰匡戴六星精揚天紀爲文章司
命天地之氣盈其不足鄒生吹律黍谷皆春吾爲
爾發其祥爾形勝故自佳爾毋自畫也而巴東自
此多彬彬文學之士矣令君優游齋閣以日計之
三理簿書五治詞賦二與多士談說古今環者皆
山帶者皆水密爲林樹變爲烟霞獄引經術仕兼
隱名所稱仙令不誣耳在昔河陽彭澤永嘉宣威
忠州通州西湖涪水其人皆有睥睨萬物揮斥八
極之氣而皆以流水了公事青山作宦情殆類余

石淵中跳珠濺玉冷入肌骨不為慈溪奔與江
此者正在縣廨聽事後而今又連理來江樓閣競
赤矣詩云緘書寄與神明宰愛爾城頭姑射山安
得一寓目與今
四罪逮繫詔欲榜笞刺剗一身無餘而死當是時
也天下之人腹悲膽寒而不敢言其後二今今上
深褒其忠禱婦人以慰貞魂郡伯胡公于毀巢卵
翼之又從而建祠祠之海內知與不知歌詠嘉樂
甚至稗官之家編為小說傳奇之部鑪成圖象其
於常山之血侍中之髮若已成金鐵星斗不可朽
壞男子在世此為大快而國人哀之猶為賊黃鳥
予以為百身之贖不如一言之知中丞所不惜府
怨梯禍奮身一擊頭與玉俱碎者祇是顧命二字
盤梗于衷死不釋音耳光宗遺命輔皇太子要緊
熹宗臨朝亦問勳子官安在唐人有云布衣一言
相為死何况聖主恩如天變負之臣肥義以為死

不容誅死不容誅者死不得所也楊公勁氣一往
為風為霆而不知痛癢之人必坐之以沽名且謂
逆璫後來之禍公激成之真所謂好議論而不樂
成人之美者也予嘗言士君子胸中不可無愚拙
人事如石工刻子瞻諸公為黨人不顧鑿安民二
字石孝忠感李愬之恩傷其功不見于天下推倒
平淮西碑一以好德之良一以不平之氣然兩人
俱目不知書無禍福生死計較安危亂其胸中故
與聖賢豪傑無異而世之黨逆璫以下石楊公者
其視此何如哉不愚不拙遂至於此楊公必屍視
而憫笑之矣弔忠錄刻成因

鄒統魯三陽甯氏譜

為書此以報辛程二君焉
敘聞之天叙五行人親五屬然則人之親之固不
可如天之序之耶古者一姓至別為數十氏而
親不加汚後之人守一氏為姓至傳數百世而無
所別而親不加隆則序之乃所以親之其理不辨
而益明矣故古有志本同亦有小史由漢晉以迄
于唐氏族皆各有志豈非家史之尤敬于國史乎
然序之亦良難也自門第相涉譜系不傳士蘇轍
德家亾故乘言李者輒云隴西言劉者輒云彭城

冠蓋皂隸混爲一區又奚怪夫崇韜拜汾陽之
秋青御梁公之像其尤甚者溼與廷堅望其年
卽爲兄弟不種種增人懷息耶故自憐冲韋述
志錄而降惟歐陽文忠世譜體漢史年表例蘇明
允以禮大小宗爲次今學者皆翁然稱之然明允
獨私其所自出文忠以上不乏文學而謂味其所
自與其教者卽斥爲禽獸不若予每讀集至此未
嘗無遺議焉今春予攝疾臺山六擊氏函其三陽
家譜貽予予讀之詳而公慎而恕辨而不瀆序之
親之嗚呼備衆美矣譬諸木與水其先雖方伯侍
鄉氏刺史太虛氏修平之疏淪之其繼未嘗不蒙
賢煙遷非六擊氏卽不能溉葉以及根導河以達
海也雖然譜者史之屬史抑文也質之不立文安
附焉苟其德不世勲不世學與訓不世縉紳文雅
不世亦安取甯氏之名齒昭穆而徒紛紛爲耶嗚呼則
亦胡不取甯氏之譜而歷歷誦之也甯氏自崇禮
公掩幣而下忠孝廉節世濟厥德雖顧陸之世推
長者博陵之立社德星不足侈也自義兵元帥武
勲而下或以屏翰聞或以伏蒲聞或以露冕聞所
在無不勒景鍾而愛甘棠者雖揚氏之車馬可風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二

十

聲

魏氏之簪笏猶存不足侈也湖以南水淺土澆麗
望子弟勇類無不長簷高齒假手賦詩一衰輒鬻書
破產偶見有一經數傳授徒百人則靡不曰甯氏
學偶見有稱名畏義遜路遜畔則靡不曰甯氏訓
雖榮典之五世稽古銅川之六世論述不足侈也
至其縉紳文雅之蟬聯不隕也則有射策者有明
經者有獻賢書者有茂才異等博學弘詞者凡國
家所有之科甯氏卽無不有之至今三陽比歲應
諸生之較累累以甯氏爲冠或里中有望其衣冠
言詞卽能識其姓氏如水之方折者必有玉圓毓
者必有珠也雖金張之七珥漢貂王氏之累世青
箱亦不足侈也然則甯氏之譜皆依質而立者也
其文又安可少耶嗚呼本乎質以爲文本天序以
爲人親此六擊氏之述所以爲可傳焉六擊氏乙
酉以五經雋優于經

羅玘送熊君考績還光化序

此其所以優于史歟
漢旣過均至光化北岸始得平地陸出襄鄧皆康
莊達衢輓牽車牛以臨中原然其南岸尚皆山也
次水之山且礪礪礪礪錯以壤地爲穀城爲竹谿
爲房縣更入數驛則環連縷結龍從萃隼陰森

翳莫可名紀西極利闔南接夔巫東盡荆江天下之大藪也故中原阻饑民相望是流人采拾草木實以苟湏吏往往其常也然而至是乳下漢水洋洋未易以亂必息肩焉夫以蚩蚩之氓什伍相聚惟埋剝寇不謀而起而况朝人而暮鬼者稷稷而處澌澌而請其真甘僵焉孳於路而為鬼乎於平吾固為天下先事而憂光化也聞往昔其為縣者或一歲而罷或二三歲而罷皆民許而譴黜之耳雖然吏累而沓罷之宜也而憂天下者獨不可豫重其人乎萬一倉卒之際而且罷吏為乎吾不謂其計得也吾嘗過襄鄧境上得光化於馬首指顧中而益憂之不暇問其為縣者誰也於今十年來者皆傳縣有城城環以堤堤樹以柳有粟數萬斛川有新梁學有新廟祀有壇津有舟廬并有伍伍有兵里有邏其信然耶光化可以無憂矣而亦豈非中原之福乎問其誰為之曰知縣熊君為之也噫其熊君自為之邪熊君用光化之民為之也然則前之為中原憂者光化也前者許其長上而譴黜之者光化之民也今之聽其長上之用而可以無憂中原者亦光化之民也於此可以觀熊君矣

吾所謂重其人者蓋如此君來考績吾覆實之果然君豐城人也豐城之在仕者壯其縣之有是人也於其反也屬

劉楚先潛江志序

今天下郡國州邑率有志義不

過隨其疆土風氣民物謠俗之常而布諸方冊以為觀省者據跡爾非屑屑焉績綴為耳目張也余觀禹貢周職方則固志邑者權輿矣自今言之抑何其瑣悉而近俚也夫其田賦有高下墳墟有黎赤九鎮九澤不同區五方八蠻不同服列而載之宜也乃若條蕩陶籥淮蠙江龜海錯之織繁以至于男女閨闈村落器資等物至微至賤有闕井小民所不能口之公司縉紳先生所不及之願問者而二經咸取而枚載之不遺餘力求所謂殊見勝聞魁閎綺麗之語則寥寥無少概見焉然後知古聖人紀蹟命意無一非根于方域因乎民生日用而罔所庸浮文羨節也輒近學士家厭薄一切飲食居處而恢輝之即有事于輯志者延英分局歷以歲時剗劘而著行豈不亦哀然足述乎乃覈其中之就實焉蔑如矣故討論踈則掛漏雜出黨附人則臆貶互乖甚者管窺道聽之見害且移

于城郭陵谷焉余不暇遠指如吾郡故有志雖
修善猶未盡僞謬也頃改修而傷之其疆里本
十不得其一二又何論評騭得失也夫志以體
猶埏物之取諸型似也藉第令園自園而圭自圭
封自封而牒自牒微于何有噫舉吾荆而環宇內
例可觀已信乎志之難言也潛江爲郢澤邑余嘗
逃稽爾雅漢出爲潛嶧冢微涓涓龍淵會硤石通
置山以朝宗于海而酈道元水經所紀淇源東駛
沿襄郢達內方折于蘆泐河始支遶而滙蓄焉是
爲潛水然則潛固水之注也今縣以水名田漁相
半能無虞于氓粒乎其區夙隸吾南郡自安陸升
州爲府割潛而附之遂號湯沐左臂輿塞之輿要
視昔更倍顧數十年以來漢益不馴其道民幾爲
奭而比者公家渙今日新中涓虎翼而咆哮于祖
宗根本之鄉直弁髦而視之長民者日兢兢奉行
救過爲地方計旦夕之命之不給而尚及于典籍
風教乎是其居地之重既若彼值時之艱又若此
蓋非志邑難志潛之邑難非志潛之邑難志潛之
邑於今日爲誠難也維潘君以制科發家蒞事甫
數月政通民和百廢登飭乃孳孳封井民社之寄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二

十一

十一

而首念于斯將令後之按圖而考方里援帙而考
文獻者若身履而日擊燭照而數計無毫末爽也
則侯之功非卓歟嗟夫以荆視潛潛邑而荆則
郡以余視荆與潛潛隣而荆則居其劇城遠邇有
差矣乃今荆志未歸于當余寧坐視而三緘而侯
命之辱願欲持不腆以塵潛諸君子之成編余則
安能不避席而謝不敏哉雖然古者列國均有史
世史職之邑之志即國之史也余典在掌故三十
載迨今髮日短矣既無能搦管以鋪陳南郡之風
土文物而又不能藉近邑之寵充以抒其遠鬱焉
是愈墮其職也故因侯之請也聊取粟千禹貢周
職方之旨旁鑒于叔季飾靡之非申之以令侯之
休嘉終之以本領之殘缺而脫草以副鑲梓焉已
爾如猥云將必假丘里之談而首括斯刻也則申
自有合邑諸大

何璧黃鶴樓序

洞天別地仙客離宮瞰三江而吞七

澤控西蜀而踞東吳窓俯匡衡呼吸直通霄漢棟
凌翼軫婆娑可摘星辰五百年地老天荒檻外之
雲烟不改三四朝星移物換樓中之甲子還長酒
壚何處山川還是主人非丹竈奚存風景尚晉他

子去鶴踪寥渺也應萃表歸人桃跡朦朧定何處
池結子洲邊草長禰正平之傲骨猶存江口烟寒
周公瑾之雄心已冷看雲排繡閣迢迢總神女之
情對雪倚朱橋片片畫鄂人之曲仙靈不歇往來
鷺渚鷗江龍氣常過出沒蛟宮鬢室鳥嬌芳草岍
依稀翠幕徵歌山嫵綠楊波恍惚青銅寫黛錦城
繡野千秋之王氣稱雄柳市梅街三戶之人烟歎
勝雲中金扇早朝開三千賓客月裡笙歌春宴散
十二樓臺朱甍碧甍鳴鍾列鼎之家竹筵蓬門載
酒彈琴之地絃歌百里無人香火之塲砧杵萬家
帝子湯沐之邑漁歌款乃響開蘆葦殘秋僧梵摩
訶聲徹旃檀半夜蛟螭晨渡光搖鳧鴈之波魍魎
宵啼吼動龜鼉之窟城狐潛影過涎垂度世之丹
木魅遁形遊胆破降魔之劍賢王設醮時分兔苑
之詩詞客揮毫常把蘭亭之解解鞍俠少把酒臨
風仗劍征夫振衣懷土夕陽歸野寺待渡僧來曉
雪下江天看山客到愁媚望遠目窮天際飛鴻游
子傷離魂斷烟中去鷓鴣時屬烟景律轉陽春亂山
榆莢還疑跨鶴之錢隔岍鶯簧恰似迎仙之笛梁
園綺戶朝朝偏惹杏花風簷外丹梯夜夜都歌楊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廿二

三

鞏

柳月誰家公子醉玉驄嘶玳瑁之筵何處女郎歌
金犢載珊瑚之佩賣花聲遠近忙來溪巷捲簾人
鬪草隊參差惱殺前江移棹客龍柳嬌花不盡傷
春之思登山臨水豈無懷古之悲璧天南浪子海
內狂生登樓作客長羞王粲依人入楚干時不學
蘇秦因鬼顧十年任俠常思飛劍之豪五岳游夫
已熟炊梁之夢道書自寫願爲冊闕通臣仙籍曾
標信是元都黜帝詩魔請戰風雲月露總奇兵酒
曜司權天地山川皆小吏偶間情而躡屐遂倚策
以狂吟噫風物堪憐神仙難接居人談往事幾度
斜陽過客問遺踪數聲流水帆檣影裡誰爲丘壑
中人車馬塵間幾見雲霄外客白雲還自散落花
啼鳥總愁予黃鶴不重來剩水殘山誰作主舒長
嘯玩弄烟霞逞狂眸品題風月洞庭可接將口吸
實堪雲夢非遙只胸吞不啻問仙翁何意空傳三
醉他樓笑供奉無才不敢重題此地雲隴月牖增
樓閣于胸中天幙地壇擲乾坤於物外塵寰大夢
東西南北何人造化小兒三萬六千幾日月成終
是幻寧知烟火有神仙劫盡總歸空試看市廛皆
洞府當筵擲管遠謝子安入景拙詩淡慚文老余

亦尋真之士聊付懷仙後
有攬勝之人同成弔古

熊開元李太清忠諫

藁序

邑前輩李先生太清嘗為諫官斥大璫忤

得見疏亦不傳事逾五十年厥仲子宙奇搜得遺
草暨一時論救慰勞書以示余余讀之竟而嘆當
時之長治非偶也太祖制中官不預政不預外臣
冠服終洪武之世中外謚如尚矣厥後觀軍奉使
聖子神孫漸不無少借亦時遣時撤日月載更人
皆仰見惟提督京營東廠暨特赴刑曹審錄三大
政不審何故相沿為令行不改而東廠一差伺間
卻以達至尊尤宮府關鍵所托自非賢如呂強馬
孝亮其人罕不因緣作姦媒孽之加也匪繫庶工
雖心膂股肱左右君側且猶虞不克况夫批鱗蹈
尾言出禍隨誰無性命憂其身試不測也萬曆間
厥閣張鯨枯權播虐既以臺省奏下法司而仍許
其自効嗚呼難言之矣先生纔入垣義不忍違國
斥鯨虎狼兼采途人入告請以身執其辜顯皇帝
不憚付先生詔獄榜掠既備且有旨朴於是杖甫
下雲愁風黯宰輔百職爭相顧曰人諾諾耳百其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二

四

鞏

身贖此君諤諤不得耶旦夕封事蓋數十上上意
未即解而中訴之誅列看矣不旬日先生創未平
而鯨已遣使非一時上下克和心德鯨必不去後
之為鯨者將益繁承平五十年始終不渝可謂王
道易易哉君子謂此一事脩三善焉先生之忠也
同朝之義也主上之轉圜如不及也希世而一遭
者也然非先生精誠不避權鎖感通不至此則梅
是刻之成也先生非特至今存雖百世不死矣

之煥麟經古亭世業序

安國胡氏之傳春秋非經也安國之奏議也明興以

胡為功合治春秋者櫟括胡氏之說以成疏義甚
有丘明公穀鄭氏夾氏未嘗一齟而以春秋起家
者矣非明經也明安國之借經者也又從而引蔓
之以傳題從而駢拇之以比合株連膚割填腔射
覆主司者以意命而舉者以意揣則又非安國意
中所及也明經之敝莫甚乎是古亭以治春秋特
聞詢之學宮其經以春秋者十而九閱楚錄其春
秋者十而九顧其於春秋也猶筌魚芻狗耳過則
舍之矣獨叔臺耿先生閔然上釐定經學之疏

專門名家於諸當道者
罪諫垣竊志先生之未竟乃

自為地無暇及紙上陽秋也坐念煥為諸生日痛擊
傳荒經之習蓋嘗廢卷而歎以此愧其平生今年秋
克勵梓麟經古亭世業成弁其尊公叔臺先生之疏
於首而問序於煥視春秋若負逋何克勵之發吾愧
也抑克勵便便經笥行則為朝士冠冕青箱龍膺白
可念土音不忘克勵有心人也願毋分吾愧

雲山房集序

語曰惟楚有材材胡以獨歸楚也楚
之分野為軫其山鎮衡巫其澤藪雲

夢其川合江漢沅澧瀟湘沔沔而輸之海其產金玉
砥礪絲纁璣組羽毛皮革栝栢筩籥苞匭菁茅而其
扶輿鬻秀睿詰之品英率鍾於文章個儻忠憤之士
爰自鬻熊肇稱倚相嗣宗騷禘左徒賦詠宋玉遐乎
上矣秦人隱學于大酉漢史著業于浮湘郭璞爾雅
之臺昭明高齊之選馬融傳經絳帳庾信揆藻章華
朱陵藏鞠侯之書赤壁載坡仙之賦流風逸韻代不
乏人故瓊鬯虎步於江夏杜孟鳳舉於襄樊二歐濟
美於江潭文考接武於南郡群玉絕唱于澧浦胡魯
高咏于郢陽潘武並響于武陵羅含吞彩于耒水彪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二

五

炳前代此其匡畧云嘻吁盛矣昭代郁郁才士雲
蒸述作諸家直躋漢魏而上石首楊文定萃容劉
忠宣茶陵李文正柳州何司空吾邑陳司馬安陸
何司寇寇漢東顏亳州黃岡王吉士沔陽童度子蒲
圻魏觀察京山高長史萃容孫漁人皆以文章詩
賦名世予生也晚所私淑焉及束髮以來得遊諸
大人長者則張文忠吳明卿陳玉叔劉長卿吾師
事之梅客生周二魯郭美命鄒大澤趙安甫吾兄
事之陳立父袁伯修中郎江進之則吾莫逆友雷
何思吾神交也溘焉千古與先計部暨孝廉阿超
並修文地下矣今幸雲杜李本寧太史歸然為魯
靈光稱一代之宗匠亦甚以大業勗予其一時以風
雅相友善者則費國聘孫鵬初子孟義甫彭季錢王
襄父朱食其魏肖生梅長公蘇全夫袁小修李長
叔鍾伯敬丘長孺王不疑丘當世江伯通周伯孔
與吾甥楊修齡令子文弱又雅慕譚友夏而晚始
得傳咨伯于晉寧無不家握楚珩人懷荆璣羽雉
詞苑鼓吹騷壇所謂儒雅之鄧林名流之珠澤矣
其在今日肖生咨伯及予並仕于此殆為晉用
乎然楚之工文章詞賦者不知凡幾而予所睹

大概若是予所交於楚人士以助伐節
 不知凡幾而其工文章詞賦之士亦大概若
 國不必以楚之多材責吾交道隘而亦不宜以予
 之交知盡楚材也何也前乎吾者不悉聞後乎吾
 者不可量而當吾世者又未盡相暱也予以巡方
 客晉寧久時時與咨伯上下古今揚推騷雅甚快
 復得咨伯所為詩卒業之骨氣高奇詞彩雋麗飛
 翰絕踪一舉千里昔人評魏武詩如幽燕老將氣
 韻沉雄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予謂咨伯極
 其所詣當兼有之予因與咨伯商也詩有以專詣
 為境以瞻博為材以琢磨為工以混沌為象以豪
 勁冲邁為氣乃邇來作者大謬不然師匠既卑格
 檢亦縱步趨中晚關入宋元甚為窳言雜以朝詭
 烏在其為大雅之音予竊謂正嘉以前穉欽季迪
 為先覺隆萬而後明卿本寧中郎兄弟為正宗咨
 伯則方來張楚之傑歌郢之雄而屈宋之嫡派也
 予非其倫也異日訪予漁仙之谿洞庭之野望沉
 湘之烟雨擗嵩梁之雲氣長風怒濤之澎湃蛟龍
 水物之憑依鳥獸之鳴號草木之振落是時也把
 咨伯之袖掀髯而歌曼聲而嘯而後稱詩以相質

必有當於咨伯者乎語又有之詩也而詩
 在楚予與咨伯皆楚人而詩也故言楚云

徐開禧

奉常陳禎生文集序

山川之作與天地並若巨靈
 顛為指蹠踞元蹤在延顛

氣卑行雖排長河如世
 也衡居南條霞絕烟噴
 宏文偉業之儒應期特
 其秘以彼心手相競高
 忽非至神曷以有此禎
 茂異自其鍾音鼓翅詞
 嗜學合沓縑細午夜晨
 歷躋華要而先生置身
 半雄其寓志於詩文也
 先生嘗告予曰言應心
 癖補東觀之闕文理不
 無輕吐其藻故響逸而
 大夫惠而好我願作珊
 辨往輒破的謬謂余可
 然余則何能道先生哉
 先生所謂文出入百腐
 而獨鑄以心匠斤者斲
 刀者削度其分寸而

藉大厦成就進退焉詩則漱玉敲金吟龍翥鶴
油腔物體絕不犯其毫端也至夫廟堂指畫臚利
病如列眉鄉國綢繆折典除若迴掌三寸非柔不
畏強禦片言作砥無縱詭隨是則侃侃鑿鑿婉而
盡致其立言皆可行可久孰謂文章非經國大業
哉昔之言人雖在幽沉丘壑望之必曰如入宗廟
琅琅但見禮樂器而迨夫賓廷見主肅然修敬時
又未常不語帶烟霞夢帶松風可見古之君子身
當出處固自皎然而時以遠心元度彝猶其間故
知其所持者異矣先生居宦三十年強半林間飛
沉無迹雌雄知守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丑寅之
際瑞焰方張先生強項義不為屈奉身而退無幾
微見色而孝事母夫人既老猶如嬰兒里黨風之
先生大節彪炳發為詩文固有本之章而稱情之
聞也湘岳靈氣篤生偉人金簡玉書之藏盡洩其
秘以授先生非至神何以有此先生歿而介弟中
翰君緝其集若干卷題書相示余每捧不忍釋稍
加釐正序以復之夫李若愚高忠憲公家譜序
予則何能道先生哉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廿二

七

七

危乎熹廟乙丑丙寅間朱氏之祚岌岌乎不絕如
線夾日虞淵取九鼎萬交潭底而還之朱者趙高
邑南星楊應山漣高無錫攀龍三大忠也爾日陳
九疇崔呈秀等陰謀為移祚事諸忠臣駢百就戮
若愚因楊漣死友四字亦坐黨人籍自分必死安
知今日復草間偷活彌哉數在陽九賢人當厄應
山無錫俱死奸人手等死爾而所以處死不同崇
禎御極錄諸社稷臣三大忠姓名與日月爭光矣
又二十年餘得與高先生從子彙旃遊彙旃每述
公所以譽孺子狀余哽咽不能對其詳在樊孝介
狀中余待死長安時道路傳高先生從容就義與
應山迥不同愚密與友人陳愚云應山未學景逸
學故此事未可孟浪說捨後如此達後如此我輩
正宜于此商量學問入微處余今老矣行且就木
彙旃走二千里以其所述家譜補傳欲余為之弁
痛哉不忍讀也又不忍不讀行哭失聲者三日先
生不負高廟愚實負先生死何以見先生先生又
何用知孺子為嗟乎三大忠社稷功海內名人傳
之甚詳甚著彙旃特述先生學問人微處示余余
不悉先生學問而止據其遺書所載併處死一

以悉先生學亢龍有悔應山龍矣而亢是以悔
不云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狄懷
英韓季珪景逸先生之謂也夫景逸先生之謂也
夫先生殆乎聖也三閭大夫尚不足以比余得補
傳哭罷方讀讀罷方又哭哭先生也哭應山也哭
世也皆不知淚之何從彙旃縷列先生學問與年
俱進具在補傳中余受先生教五十五年尚未知
先生學余之陋也今始知先生先生死矣學問入
微處余何從而問諸先生每對朝士云李若愚他
日此世界挑鐵匾擔人一語終古不能酬也余死
且不瞑痛哉余又何以生為哭罷檢故帙有一段
手書附于左李若愚曰余每讀古直節名臣傳未
嘗不廢書而嘆也諸君子一段救世熱腸是非知
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與屈大夫之以宗臣死也豫
國士之以知己死也霍光蘇武王章朱穆李固輩
之以受王事死皆不得不死者也聖人處此未之
或易也其餘亦有可以無死者未免作意爾嗟呼
上下數千年事可以辨品矣真贗分焉可以觀世
矣治亂係焉可以證學矣靜躁殊焉其惟聖人乎
亢則悔矣潛龍勿用則陳希彝諸君子之為也希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廿二

末

筆

彝非不能用也能之而能不為也若幾幾乎必用
之為快其能免于悔者幾何且又如社稷存亡何
先大夫名余曰若愚知孺子燥也欲余以李愚為
師若曰上古有愚公移山者是又知其不可為而
為之者也余于應山乎不能無憾應山而早學道
如高先生其為狄懷英韓季珪何難哉而乃以身
殉之一奄人祇以成諸狐鼠事也嗟哉一身之不
惜而幾以九鼎擲余于應山乎不能無憾是乃辛
未冬哭應山語今綴于此以志三大忠生
死同心云實亦不敢為三先生甲乙也
劉廷舉

錢侯新建麻城縣序

今

上御極之元年詔天下諸
繕城守修險隘以備不虞

侯得詔撫然曰今歲邑大侵而驅之役民弗堪矣
無何撫按檄再至乃謀之邑人邑人曰可未也又
謀之士大夫士大夫曰可未也又度其貲力以謀
之監司于是議免役以克功費議分作以均任役
畫地授役矢以天日無所容私且出公藏蠲官錢
以貸失業者城廣為丈凡九百五十有奇木甃瓦
石之材以枚數至三百餘萬用人力以工數至四
十萬經始于萬曆元年十月凡七閱月而城成夫

其是大役責成乎數月之間人莫以為勞也說
 衆臺之章矣先是侯蒞吾邑首問民疾苦知然
 于好訟負氣以淫侈相競耽遊遨不事本業與夫
 强掩弱衆暴寡賤凌貴也豈獨無城之患哉侯
 曰吾父于長幼之節敦雅崇儉驅游惰以歸農凡
 至治有金城此民所以悅忘其勞歟雖然斯有形
 之險也邑人知所以形于未形者乎公侯干城國
 家之屏障也而形勢不與焉禮樂教化斯民之隄
 防也而封守不與焉廉耻禮節人心之邪廓也而
 城池不與焉生茲土者使人人廉平慈惠有體國
 愛民之心上下和而元氣壯雖無城而守固矣不
 然城足恃乎此侯意也敢述以告來者侯諱節用
 字以中蜀之富順人隆慶辛未進士**朱廷立**與國誌序
 今天下府與州與縣皆有志會之為都誌為省誌
 為一統誌大哉誌乎蓋職方之章程史氏之舟輿也
 維國有典斯其章章者矣興國為楚名州大冶通山
 隸焉舊有志陋不可觀且闕而弗續者百五十年矣
 嘉靖壬子春楚廉

訪遂昌翁原道氏過興國考志而嘆焉曰志若是
 陋且闕也是可無修舉哉時則福寧林惟牧氏以
 地曹郎貳興國遂以屬焉惟牧氏方有簿牒暇即
 事觚翰冬志成乃索叙於廷立廷立曰州人七望
 此久矣予於叙則何辭乃曰人不云乎修史之難
 無出于志夫志記載之書也非文之難得其實為
 難耳襍羣議則惑而罔一任獨斷則專而或遺証
 焉消焉以惑失者也吾不知其為志劉知幾曰古
 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然子長孟堅世
 其父業周遊洽聞將謂一無所藉乎是故得其實
 之為難是志也陳述故常揚摧政理通乎古今極
 乎幽顯明天之道列地之利備人之紀其道燦然
 如指諸掌蓋酌之以羣議不見其惑出之以一手
 何嫌于專從其實而文焉者也故能比良古乘希
 矣載言昔人以為難者今易易爾矣君子觀焉可
 以知才雖然不有廉訪秉度宣風曷倡之耶君子
 觀焉可以知政則是志也又可**李維楨茶經序**
 温以志二氏矣通山朱廷立序
 本明府治邑三年討求邑故實而表章之于唐得
 處士陸鴻漸茶經鏤諸梓而慎為之序蓋茶名見

爾雅而神農食經華陀食論壺居士食志桐君
陶弘景錄魏王花木志胥載之然不專茶也晉杜
育并賦唐顧况茶論然不稱經也韓翊謝茶啟云
吳王禮賢置茗晉人愛客分茶然不居功也其筆
諸書尊為經而人以功歸之實自鴻漸始夫楊子
雲王文中法言中說自可鼓吹六經而以擬經故
為世詬病鴻漸品茶小技與經相提而論安得人
無異議故溺其好者謂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
一車而鄙其事者使與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
難為俗人言也羽所著人物志十卷占夢三卷不
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諸人所時有此為簡長易
盡傳而獨傳茶經豈他者人所時有此為簡長易
于取名耶李季卿直技視之能無辱乎無論季卿
曾明仲隱逸傳且不收矣費衮云鞏有蕘偶人號
陸鴻漸市沽茗不利輒灌注之以為偏好者戒後
鴻漸而同姓魯望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收租自
判品題不聞以技取辱度鴻漸之勝伎倆磊塊沾
沾自喜意奮氣揚體大節疎有執以成名亦寄傲
耳太史公曰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數惟倣儻非
常之人稱焉鴻漸窮阨終身而遺書遺蹟百世下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百二十二

三

華

寶愛之以為山川邑里重其風足以廉頑立懦胡
可少哉夫酒食禽魚博塞樗蒲諸名經者夥矣茶

之有經 奚怪焉 王永祚許節婦錄序

余承乏江上再閱冬
春邀天之幸湖波無

警歲報有焮岳之士若民嬉遊咏歌漸覺官長之
可親余亦喜進父老子庭相與較晴雨課桑農時
廉察一二忠孝廉節之事首先讚嘆以鼓舞利導
之明經楊子一位者出其嫡母許氏貞節狀示余

余得改容竟讀之業經士若民公呈矣直指公特
疏矣復奉聖天子褒旌光里門垂不朽矣楊子又
何求噫余知楊子矣顯親固孝錫顛尤孝楊子其
亦懷風世動物之誠願教天下之為婦者而思以
毋狀頌行乎噫此正余鼓舞利導之本心而敢以
不文遜夫楊母非婦人也以其身代楊紹鳴為子
則八旬之父母解頤以其身代楊紹鳴為父則兩
月之孩提踐祚以其身代楊紹鳴為主則四十五
年之衰戶憑柴骨支撐以其身代楊紹鳴為師則
自少及壯之孤雛仰義方成立且也以其身代楊
紹鳴為夫則一十九歲之弱姬聯聲氣于幃床分
顧復為毛裏楊母非婦人也即今日者明經楊子

文譽斐時質行矢屋居華闕而不作貴介之容際
澆俗而克敦廉讓之義龍池鳳錦需次一鳴
乘權天下為任楊子之事業無窮許氏之精
在則又直以其身代揚紹鳴貫通祖孫父子之質
裘而教天下以忠孝廉節之道楊毋非婦人
可以風世是可以動物矣余能無首先讚嘆作數
語弁其首簡與天岳之父老士
庶咏歌之以廣楊子之孝乎

湖廣通志卷之第六十二終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二

三

華